



从箬山到石塘

莫爱蓉/文

方山之荷

●文十

方山的夏，是被水声唤醒的，当第一片荷叶，托起沾着露水的晨光，千年的风，便从水面上吹来。

我仿佛看见，乌衣巷口的夕阳，正斜斜地，落在一方洗笔的砚台。那池水，还留着右军将军的墨香，一笔一画，游进了这满池的田田。

后来，是谁的衣袂，带着仓皇与疲惫，拨开这十里桃溪的繁花？谢氏的先人，在绝巘壁立的方岩下，寻到了避世的篱笆。他们把乱世的烽烟关在门外，只留一弯溪水，洗去满身的风沙。

岁月流转，又见谢家子弟，在峭斗洞旁，垒起了一方方岩书院。谢铎的墨迹，曾三次在朝堂与山野间徘徊，最终，把半生的经纶，种成了这满院的松风与书声。

如今，这蜿蜒东去的桃溪，不再只是幽绝地的孤芳。四村合一的薪新画卷，正沿着绿水青山徐徐铺展。修葺一新的墓园牌坊，与白墙黛瓦的民居遥相呼应，那曾写下“不是武陵源”的旧梦，正被新时代的灯火，点亮成寻常巷陌的炊烟。

夜幕降临时，荷塘夜市正沸腾着人间的欢颜。游客们提着竹篮，在田埂上体验采摘的甘甜；年轻的创客架起手机，用一方小小的屏幕，把方山的清风与莲蓬，播向万水千山。

时光，从未真正走远。它只是把谢氏先人避世的叹息，化作了方岩书院里，琅琅的读书声；它只是把右军将军洗笔的墨痕，融进了桃溪畔，新农人直播的镜头前。

我听见，古老的桃溪正与薪新的村庄对话，一半是史册里，沉甸甸的过往，一半是烟火中，热气腾腾的明天。在这方山脚下，历史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孤芳，它正借着这一池盛开的荷，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，常开常新。

箬山处于温岭一隅海角，翻越牛栏葛岭曾是出箬山唯一的陆路。1978年箬山才通了公路，小孩出不了远门，走一回石塘，就算是出趟远门了。去石塘虽路远，却也是我童年快乐的一部分。

那时，频频往返于箬山、石塘间，有时是大人差遣，和小伙伴们拿着豆腐票去石塘买豆腐；有时带着弟弟跟着爷爷去叔叔家做客；偶尔也随父母去看电影。小脚胥骨健，爱探险，从箬山到石塘，硬生生让我们走出了好多山间小道。

2024年9月，温岭海上公路通车，打通石塘半岛交通环线，结束了箬山到石塘翻山越岭的历史。如今乘车只需五分钟就可到达石塘东巴黎。不选择乘车，步行十五分钟也可到石塘。不过，我还是喜欢徒步，这样可以零距离接触大海，欣赏海上的旖旎风光。

麒麟山隧道连通打片岙与桂岙，结束了打片岙翻桂岙岭走百廿阶的历史。很悠闲地花五分钟左右就能走完隧道到桂岙。隧道口有座妈祖庙，跟东海妈祖庙一样，就建在海边。庙虽小，却是温岭最早的妈祖庙。

站在公路人行道上，抬头可见石麒麟，山的另一侧是虎洞口。小时候过虎洞口，我总想这儿是不是有个老虎洞，才被命名为虎洞口呢？现在在海上公路看虎洞口，只见山峰陡峭，山石叠磊，如同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头。或许旧时讨海人从海上经过，看到那地方如穷凶极恶的老虎头，便叫它虎洞口。

继续前行，过介厨浜隧道，就到小沙头了。东巴黎和小沙头面对面。东巴黎码头极具特色，多次成为渔村电影的取景地。

沿着石塘老影院旁的小路走，不用两分钟就到石塘老街。老街石板依旧，却没了几时的热闹，我便不再逛。转身离开，决定走一回三十多年没走的老路，拾一把旧时光。

出老街，往杨府庙上方走。入眼的是一间石屋，

这间石屋曾经是典型的石塘石屋，最能体现古老石屋因地制宜的建筑特点。可惜台阶换了新石，石屋便失了古韵。

石级旁有条小路，从这儿拐上狮子山，可以看到摩崖石刻和墨池。仰望可见狮子山的嶙峋怪石。回首过往，我曾一人在狮子山山巅穿越，眺望东海——青春年代，总是无畏无惧。

路，一边靠山，一边临海。回首望去，九曲城头、雷公山、密集的石塘民居均在眼前。东望，便是石塘避风港。

没过五分钟，就到了小沙头路廊。这是石塘去箬山方向的第一个路廊，还有一个在桂岙。经过修缮，两个路廊都成了温岭市不可移动文物。不知它们可还记得我这位来去匆匆的过客？

转个弯，就到介厨浜了。我很惊讶，都几十年了，介厨浜那一排石屋居然依旧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，石屋下方的水坑依然存在，水清澈见底，只是不见往日熙熙攘攘的捣衣人。

一路行走，但见窄窄的巷道依旧，石屋夹杂在砖墙间。看路牌，得知自己行走在港岙村。以前没有这村名的，大概是农村人口严重萎缩，把长征、桂岙、长海、庆丰四个自然村落合并为现在的港岙村。

这儿的岔路不止一条。沿大路爬台阶，下山，是桂岙。再走一溜很长的台阶，可达桂岙路廊。从桂岙路廊到大岭头，到麒麟风头，再到虾皮堂，是儿时最常走的石塘路。岔道往下到海边，可以回到海上公路。走到桂岙，决定从虎洞口走到水仙岙回老家。

方山采药记

高，水珠还没干。我背了个蛇皮袋，带了一把小锄头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行头。那时候，爷爷背竹篓，我背布袋，他走前头用棍子打草惊蛇，我跟在后头认药草。他教我看叶子认鱼腥草，说揉碎了闻、有股鱼腥味的就是，治感冒发热管用。还有路边石缝里伸出来的藤，叫杠板归，叶子三角形的，能清热解毒。那时候，方山还不算景区，上山的路就是采药人和香客踩出来的土路，到处是野生的草药，夏枯草开紫花，益母草长在沟边，一丛丛的。

现在路好走了，有些地方修了台阶，还加了栏杆。但那些野草还在，只是没有以前密了。

走到半山腰，我停在一块石头跟前。这块石头我记得，爷爷当年带我坐在这里歇脚。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搪瓷缸，里头装着凉茶，给我倒一杯，自己点根烟。他说这山上有宝，随便拔棵草都是能救人的药。他指给我看石壁上的石韦，说治小便不利，采回去晒干煎水；又指着地上的酢浆草，说治跌打损伤，嚼烂了敷上就行。那会儿，我觉得爷爷真厉害，整座山都是他的药铺子。如今，我自己蹲在石头上找药，才发现那些草其实很难认，叶子长得差不多的有好几种。不知道是爷爷记性好，还是他花了太多功夫。

我蹲下来翻了翻土，没找到什么像样的药材。倒是看到几株蒲公英，歪歪扭扭长在路边的碎石堆里。小时候这玩意儿满山都

是，爷爷说蒲公英清热解毒，乳痈啥的都能治。我拔了两棵，根还没筷子粗，装进袋子里。

往上走了一段，碰到一个年纪大的山里人，扛着锄头下来。我问他山上还有没有好药。他打量我一眼，说：“好药？早被人挖绝了。金线莲、七叶一枝花，连影子都见不着了。现在山上就剩些普普通通的草，车前草、马齿苋，你要不嫌弃，到处都是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说啥。继续往上爬到方山顶，那里开阔，平平整整的像个大晒场，还有两个天湖，水清得很。站在顶上往下看，远处是温黄平原，房子密密麻麻的，跟小时候见的光景大不一样了。爷爷那时候站在这儿，指着远处说，那边是东海，这边是雁荡山。他的手指粗，指甲缝里全是泥，但指的山都是活的。

我在山上待了半天，袋子里也没装多少东西——几棵蒲公英，一把车前草，还有路边揪的半枝莲。太阳偏西了才下山。走到山脚回头看了一眼，方山还是那块方方正正的大石头，石头里那些药草还在长，只是认得它们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我把那几棵蒲公英拿回家，洗干净了晾在窗台上。风一吹，叶子蔫蔫地卷起来，看着跟爷爷当年晒的一模一样。仿佛爷爷的日子还在那几片叶子上，一天一天地过着。也许我真想找回的，从来不是什么药材，而是一种已经被时间冲淡的、与土地相连的生活。

曾经多次经过此处，我却从不曾知道这儿就是传闻中的十八家。据说南宋末年，蒙古兵攻破台州城后，陈仁玉率兵顺海南下到此，数百兵将在麒麟山腰间设营房十八架，后人便称此地为“十八家”。如今房屋大多坍塌拆除，新建了绿化，贴上了招牌。

十八家是非常适宜居住的地方。它坐落在麒麟山山腰，背靠麒麟山，面临东海，坐西北朝东南，冬暖夏凉。山间有田地可种番薯、蔬菜。因为交通不便，十八家石屋虽然不多，但保留还算完整。漫步在此，恍若归隐尘世。

往虎洞口方向走，可达水仙岙。只是往日的羊肠小道，如今已是乡间公路。此时在山腰看虎洞口，与在海上公路看时完全不一样，原本叠磊的山石峭壁，不再狰狞如虎，而是成陡直的山峰延伸入海，仿佛一个小峡湾。

一路迎着海风，看山，看海，看秋花娇艳。过虎洞口，就到箬山了。站在垭口，远可见海上风力发电的大风车，近可见箬山避风港。沿台阶往下走就是水仙岙，另一侧是上鹿头咀。

水仙岙是一个老村落，据说山岙曾有大量水星球。村落房子密密麻麻，小路、小道、小巷四通八达。仿佛无路可走，大胆往前走，或屋旁，或水井边，或阴沟边，都有窄窄的小道，它们就这样隐置其间。外地人很容易在此迷路。其实只要大方向对，随便怎么走，都不会走丢。

更令人欢喜的是，现在箬山又增添了两条海上步道。一条是里箬村跨海到外箬，一条是后岩码头通往花岙村，这两条步道也是温岭黄金海岸跑山赛的一部分。行走在海上步道，杨柳岛、小箬岛尽现眼前，不仅可见渔港内千舟停泊的旖旎风光，也可见箬山曲折的海岸线。从另一种角度看，箬山密集层叠的石屋，更有无限风光。

2001年，箬山镇——这个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并入石塘镇。走完这一程，像是把三十多年的光阴重新走了一遍。路变了，山和海没变；村子变了，风里的咸味没变。从箬山到石塘，不过几里路，却装着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夏日午后吃西瓜

●李轶贤

绿条纹外套
滚进我的手心
这个寂静的午后
掀起一股清凉

锋利的小刀
触及绿色的肌肤
清凉
自我的脚底蔓延上来

红色是热情
黑籽是逗点
像烽火连三月时
送过来的一封信
在这个呆板的午后
让我细细品读

这个午后
绿色的风吹过来
抚摸瓜田里绿色的藤蔓
广袤的干渴的大地
记下了这红色的甜甜的情谊
我也一样
将这份清脆甘甜刻进了
滚烫的记忆里

茉莉

点点/文

夏天的花，各有各的好。栀子浓烈，荷花清远，都让人喜欢。只是那些美太分明了，不像茉莉，小小的，白白的，藏在肥绿的叶子中间，不声不响地开着，却让人看了心里也跟着静下来。

我最初注意到茉莉，也是盛夏季节，在一个朋友家小住。她家院子里种着一大丛茉莉，傍晚时分，那香气便一阵一阵地漫过来。起初是淡淡的，像远处有人说话，听不真切；渐渐地变浓了，也不是那种逼人的浓，而是绵密的、厚实的，仿佛一张看不见的网，轻轻地把你罩在里面。我那时才知道，原来花也可以这样香得耐性。

后来翻了书，才知道茉莉的原产地并不在中国，是从印度、不丹那边传过来的。大约在汉代，由波斯人或印度人带到了南海，那时候的人叫它“耶悉茗”，是梵文的音译，念起来很拗口。想来那些商贾，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，行囊里除

了货物，还带了这种花的种子，为的是在异乡的土地上，种出一点家乡的气息。《南方草木状》里说：“南人怜其芳香，竞植之。”一个“怜”字用得真好，不单是爱，还有一点疼惜的意思。这远道而来的花，值得好好对待。

茉莉的名字也颇有讲究。佛家视它为“禅房净友”，象征清静与慈悲；有人解作“没利”，教人看淡功名；民间取谐音“莫离”，教人珍惜情意。宋人王十朋晚年辞了官，在禅房里寻访茉莉，写诗道“老来耻逐蝇头利，故向禅房觅此花”，是把茉莉当作了知音。一种花，寄托了这许多念想，说到底，都是人自己的心事罢了。

茉莉的花期很长，从春末一直开到深秋。这一点最让人安心。别的花，比如桃花、樱花，开得轰轰烈烈，去得也匆匆忙忙，像一场盛大的宴会，散了就散了，不留余地。茉莉不一样。四五月份看见它在开，七八月份去看，它还在开；到了九十月，别的花都歇了，它依然疏疏落落地开着几朵，像一位老朋友，你什么时候去，他都在

那里。开得久，也等得久。这让人想起那些真正长久的情谊，不是一年一次的问候，而是随时随地的、从清晨到深夜的挂念。

有一首歌，叫《茉莉花》，那调子简单得很，几乎就是几个音符翻来覆去地唱。可偏偏是这简单的调子，在中国许多重要的时刻响起来。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的时候有它，北京奥运会上有它，连神舟飞船上的航天员在太空里表演的，也是这一支曲子。想来其中自有一个朴素的道理——大音希声，至简至真。每次听到这支曲子，总会想起那个傍晚，朋友家院子里漫过来的香气。

我们常用“国色天香”来形容极美的花，却未必知道“国色”指的是牡丹，“天香”指的正是茉莉。牡丹的色是看得见的，绚烂夺目；茉莉的香却要用心去闻。夜里最好，闭着眼睛，那香气就一丝一丝地沁进来，仿佛月光也有了味道。姜夔写茉莉，说“他年我若修花史，列作人间第一香”，初读觉得过誉，后来闻得多了，渐渐明

白，他说“第一”，不在浓烈，而在独一无二。茉莉的香是清冽的，像山间的泉，像初冬的雪，闻着闻着，心里那些纷乱的念头就慢慢地沉下去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宝玉挨了打，王夫人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说想吃玫瑰卤子，王夫人说那东西太香太甜，容易上火，倒是茉莉粉好，清清淡淡的。可见古人也知，茉莉的好，不在浓烈，在素净。它不争，不抢，不炫耀，就那么静静地开着自己的花，香着自己的香。这份从容，放在人身上，便是骨子里的涵养了。

从朋友家回来后，我也种了一盆，放在书房的窗台上。看书累了，就凑过去看一看。叶是墨绿的，花是雪白的，香气若有若无地浮在空气里。看着它，常常会想起一些旧事、一些故人。花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在异乡住了两千年，早已住成了故乡的花。人大概也是如此——不论走到哪里，安安稳稳地扎下根，开出自己的花，散出自己的香，他乡也便成了故乡。